



Title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再认识
Author(s)	金, 昌吉
Citation	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 56, 123-134
Issue Date	2009-07-31
Doc URL	https://hdl.handle.net/2115/39033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File Information	56-004.pdf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再认识*

金 昌 吉

在现代汉语的虚词教学和研究中，“了”一直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目前，有关“了”的研究文章数目众多，大家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甚至连有几个“了”的问题，也还是有人不断地提出异议。如，有人认为，现代汉语中有三个“了”（王维贤 1991；史冠新 2006），也有人认为是四个（金立鑫 1998）等。而对“了”的句法和语义功能的解释就更是繁杂多歧，因此常常会使外国学生在学习时感到无所适从。从教育现状来看，目前在日本各个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中，大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了1，了2，了3，了4，了5等，但确实有不少的教材是将句末的“了”分成了好几个，在不同的阶段来加以不同的解释的。因此学生常常会问“老师，汉语中究竟有几个‘了’啊？”

不同句子中的句尾“了”在语义上确实会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否大到足以将句尾“了”分化为几个不同的“了”的地步？这些不同的语义功能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统摄全体的“核心意义”（黎天睦 1994）？如果有，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其不断分化，这样在理论上会显得更加概括，在教学上自然也会方便得多。不过现代汉语的“了”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使讨论能够集中，我们今天只讨论现代汉语位于句尾的“了”。

一

我们首先来看看《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吕叔湘主编 1999，下面简称《八百词》）对“了”的解释：“‘了’有两个。‘了1’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如动词有宾语，‘了1’用在宾语前。‘了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如动词有宾语，‘了2’用在宾语后。”（《八百词》，P.351）这个解释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重点：第一，依据句法位置区分“了1”和“了2”。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第二，在对“了2”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解释的时候，用了以下几个表述：肯定、变化、成句。“了2”具有成句作用，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论述，对此我们没有异议。问题在于“肯定”和“变化”。肯定一般是否定相对而言的，所以看到这样的解释，通常会使学生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汉语的否定句中不能出现“了2”，而实际上，汉语否定句中也可以出现“了2”，如：

①我没有钱了。

②他不想去了。

《八百词》定义中的“肯定”虽然并非是在这种与“否定”相对的意义上来解释的，但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主张还是避开这种表述为好。另外，汉语的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中的“了2”也并非表示肯定，如：

③你吃饭了吗？

④太美了！

⑤（已经太晚了，）别等了。

再看“变化”。问题在于是否句尾的“了2”都表示变化？如果表示变化，“是‘了’本身表示变化，还是和什么东西一起表示变化？”（刘勋宁 2002：70）对“了2”是否表示变化，刘勋宁（2002）曾尖锐地指出：“不过，有时候会被学生将军：‘老师，我昨晚上看电视了，这个‘了’怎么表示变化呀？’”、“‘太+形容词+了’，很多学者都指出不表示变化，因而有人认为是另外一个‘了’。至于在吃饭前说‘吃饭了，吃饭了’，一直为人质疑，既不是完成，也不是变化。”（同上）这说明，《八百词》的解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下面简称《词典》）的解释。《词典》与《八百词》一样，也是通过句法位置将“了”分为“了1”和“了2”。不同在于对“了2”的语义功能的定义上。《词典》的定义是“表示变化或出现新情况”（《词典》，824）。什么是“出现新情况”？对此，我们只能从《词典》的具体解释中寻找答案。《词典》将“了2”的用法又具体分成了四类进行了解说，其中第一、第二与“出现新情况”相关，即“a）表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下雨～|春天～，桃花都开～|他吃了饭～|天快黑～|今天去不成～。b）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出现某种情况：天一下雨，我就不出门～|你早来一天就见着他～。”（同上）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的话，不难发现，实际上，《词典》的定义与具体的阐释是有矛盾的，因为“将要出现”就是还没有“出现”，而“已经出现”或“在某种条件之下的出现”也就无所谓“新”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段对话：

⑥（当 A、B 二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时）

A：下雨了。

B：早就下了，你才发现啊。

如果我们说“下雨了”的“了”是“表示变化或出现新情况”，那么 B 的回答显然是对此的反驳，事实上，在 A 说出“下雨了”的时候，天气可能早已出现了这种变化，只是 A 没有注意到而已。他所说出的不过是他所看到的一个事实，所以谈不上什么“表示变化或出现新情况”，B 的回答也恰好是对此的反驳。如此看来，这两部被学界公认为权威性的著作对“了2”的解释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教学中根本无法回避的。有鉴于此，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了2”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其中很多学者的说法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对语言事实的分析和概括也越来越精细。由于文献众多，我们无法一一详细列举，只好挑选一些我们认为比较精辟的论述来加以介绍和评析。

刘勋宁（1990）曾指出“不论是‘事态出现了变化’，还是‘新情况的出现’，其实就是一件

对方不知道,或者说与对方已知不同的事实(一个‘新’的信息)。句尾‘了’的作用就在于申明这种新事态、新情况”(刘勋宁 1998: 46)。应该说,这一解释与我们下面要进行的阐述已经非常接近,但刘勋宁用了“申明”这么一个比较冷僻的字眼,而且没有对全部的语言事实加以验证。2002年他比较全面地检视了相关的语言事实,只是这次观察的角度又有了些许的变化,他指出“从谈话交际(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看,‘了’表示的只是本句所说是一个听话人前所未知的新事态(a new state of affairs)。”‘新情况’和‘变化’的意义是在‘言有所为’的要求下产生的:‘新情况’是‘言有所为’的使用频率造成的,‘变化’是由发话的‘新知’和‘旧知’的对比造成的”(刘勋宁 2002: 73)。这些论述也都是非常精辟的,只是反而失去了“申明”说的简洁性。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教学实践上看,解说的简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2006年,王光全和柳英绿合写了一篇题为《同命题“了”字句》的论文,文章从格语法的情态和命题的区分出发,对“了”字句的语用价值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说法:“报事范畴”。他们认为典型的报事范畴具有三个要件,即“(1)在报告那一时刻,存在着报告者、报告对象和报告内容三个因素。报告对象要明确,但不一定要具体”,“(2)报告内容与‘现在’(说话的時刻)相联系,属于前景信息(foreground information),而不是背景信息(background information);(3)报告者希望被报告者的信息能被充分注意,该信息或者能解除一个期盼中的悬念,或者能引起一个有针对性的行动”(王光全、柳英绿 2006: 27)。报事范畴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目前所得到验证的只是同命题句,对不同命题句是否还具有解释力存在着疑问。第二,目前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在陈述句的基础上做的,对其他句类的语言事实未加验证。第三,是否所有陈述句的语言事实都可以明确的划分为三类?我们从作者论述时的措辞上(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差不多总是”或“倾向于”的字眼,参看王光全、柳英绿 2006: 28-29),也可以看出三者的界限似乎并非截然分明。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的研究者对“了2”的一些看法。日本的研究者对“了2”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大体来讲,意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以上所述传统的看法基本一致,如认为“了2”是表示“变化”的(荒川清秀 2003: 126-128)等。持这种看法的人为大多数;另一种则是在传统看法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修正和改进的,如相原茂等认为“了2”是语气助词,但它表示的是“肯定某种事态或状况已经发生”、“意识到状况的变化”等说话者的心态或心情(相原茂、石田知子、户沼市子 1996: 214-218);杉村博文 2000年指出,“了2”的意义是表示“新情况的出现”,但“新情况”是“从无到有”以及“交替、变化”的展开而来的,是通过对比而产生的新知(杉村博文 2000: 62)。2008年,杉村博文又进一步从事件脚本的对应关系观察和描写了“了2”的用法,他指出,所谓的“新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观察者意识中从无到有地出现的全新的情况(记为“出现”);二,说话时观察到的情况和观察者知识结构中所储存的以前的情况相比较而觉察到的情况(记为“变化”)。他提议,应该首先把“了2”的基本意义表述为“表示新情况的出现”,然后再对“了2”的语义扩张途径有系统地进行解释。另外,在给出“了2”语法意义的同时,对其语用条件“报事”予以高度的重视(以上均摘自杉村博文

2008 的网上 PDF 文档)。最近,在杉村博文等人的认识的基础上,又有两位年轻的研究者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在对“了2”的解释中加入了“主观性”(徐雨荣 2009: 169-186)、“主观色彩”(藤井玲子 2009: 127-149)等新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和论述的根本或基础却依旧是传统的语义阐释,即认为“了2”的基本语义为表示“新情况的出现”。而根干不变,那么我们上面所提出的本质性的问题也就依然存在。语言教学,最重要的是表述要简洁、准确,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尽管目前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精细、深入的研究,但我们还是希望能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法,也就是“核心意义”来概括说明“了2”的用法。遗憾的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核心意义”。

二

我们认为,汉语句尾的“了”是有其“核心意义”的。我们可以将“了2”的“核心意义”概括为:“将某一事态作为一个新信息提示给对方”,简而言之就是“提示新信息”。这个核心意义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将某一事态作为一个新信息”。我们知道“了2”是附着在整个句子末尾的语气助词,因此它与整个句子相关。也就是说“了2”是将整个句子所表示的事态作为一个新信息提示出来的,至于事态本身发生或出现的时间其实与“了2”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了2”既可以与“已经”、“早就”等词语搭配,也可以与“快要”、“将要”等词语搭配。二、所谓“新信息”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的,“新”是说话者或作者本人主观上的一种认知,与听话者或读者的认知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即说话人或作者认为的“新”,对听话人或读者来说未必是“新”,参看下文事例的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成为现实的事态依旧可以作为一个新的信息提示给对方,只要说话者或作者认为听话者或读者依旧还不知道的话。这也就是“老师,我昨晚上看电视了”这句话能够成立的原因。三、“提示”。所谓“提示”是要把对方不知道或没想到的信息说出来,以提请对方注意。“提示”与“报事”在用句子“报告一个信息”的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以下两点上有所不同。第一,“报事范畴”是“从语用角度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是陈述句的一个次范畴”(王光全、柳英绿 2006: 27),而我们所说的“提示”则是“了2”的基本语法·语义功能,与句类无关,也就是说,“提示”功能对其他句类中的“了2”也具有相同的解释力(参看本节下文)。第二,“提示”有的时候只是要把一个新信息提示出来,主观上虽然有所示意,但这个新信息不一定是非要被对方“充分注意”或让对方“有所行动”(王光全、柳英绿 2006: 27),它可以仅仅是发话者或作者在当时当地的一种主观感受(参看下文四)。

我们还以上面的例⑥来加以阐释,其实“下雨”这一事实什么时候出现并不是 A 要强调的重点, A 只是刚刚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且想把它作为一个新信息提示与 B,也就是说, A 主观上认为 B 和他一样也不知道这一事实,所以要将此告诉 B,如果 B 确实也是不知道,那么这个新信息的传递就是成功的,而如果 B 已经知道了这一事实,那么对 B 来说自然不是什么新信息了,所以会有“早就下了,你才发现啊”这样的回答。但不管 B 原来知道不知道, A 作为信息传递的一方来说,他以为他所传递给信息接受者 B 的是一个 B 所不知道的新信息,这一事

实是无法否定的，否则，A 是决不会自讨没趣地说给 B 听的，因为这不合会话的“合作原则”。而 B 在回答中也用了一个“了 2”——“早就下了”，显然他想要提示给 A 的是，我已经知道了你所说的情况，而且我所知道的与你所知道的是一个不同的信息，他在更新 A 已有的认知，这也就是在回传一种新信息。

提示如果是针对许多受众而言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一种新闻宣告。比如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那句话就是：

⑦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其实中央人民政府早在 10 月 1 日之前就已经成立并开始了实际的工作，毛泽东只不过是那一天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信息向世界传递出去而已。

再如，小孩子也常常会对大人说出以下这样的类似“宣言”般的话：

⑧妈妈，你不要老管着我，我已经是小孩子了。

孩子想向妈妈传递的其实就一点：即“我不是小孩子”。“我不是小孩子”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事实，但妈妈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说出这句话就是要向妈妈提示这样一个新的信息，希望妈妈不要老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

提示当然也可以是没有发生的事态或即将发生的事态，这就是预告。如：

⑨（吃饭前说）吃饭了，吃饭了。

⑩挨到最后一天，贾梅鼓足勇气说：“明天起我就不来打工了。”

“噢，对了。”阿五好脾气地说，“我们该结账了。”（秦文君《女生贾梅全传》，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第 1 版，2005 年 8 月第 2 版第 24 次印刷，26）

⑪（照像之前摄影师说）照了啊。

对疑问句中出现的“了 2”，应该以陈述句为基础来加以理解。陈述句的“了 2”是在提示新信息，而疑问句的“了 2”则是对新信息（这个“新信息”或者是环境提示的，或者是上文的陈述句提示的）的确认。和一般疑问句不同的是，说话人是不会在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情况下突然使用“了 2”疑问句来提问的，说话人或者是发现了某种新的状况（如原来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可等说话人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他就会进行确认）：

⑫ a A：他走了吗？

B：他走了。

或者是在对方向他提示了一个新信息后，他没听清楚再次加以确认，如⑫也可以是这种对话：

⑫ b A：他走了。

B：他走了？或者：谁走了？（前者是就整个句子信息进行确认，而后者却是对句中漏听的部分进行确认，“谁”重读）

或者是在某一场景下需要加以对比、确认对方的状况才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时，如：

⑬A: (我吃过饭了。)你吃过饭了吗?

B: 我也吃过了。

A: 哦……

因此,使用“了2”的疑问句通常不是就某一个单纯的疑问点来提问,而是就整个事态或事态的某一部分来进行确认。如:

⑭谁去? ↔ 谁去了? (前者为单纯的疑问点的提问,后者为确认,参看例⑫b)

⑮你吃过小米吗? ↔ *你吃过小米了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疑问句中“了2”的用法是以陈述句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提示”基础上的确认,当然这种前提性的“提示”,可以是上文中已经出现的一个带“了2”的陈述句,也可以是现实的环境。

祈使句中出现的“了2”也是提示,即提请对方停止某一行为、注意一个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

⑯别看了。

⑰走了,走了,不能再等了。(《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例,764页)

⑱好了,不要老说这些事了。(同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

⑯a 别看。

b 别看了。

⑯a只是单纯的表示禁止,而⑯b则是在提请对方停止目前的行动,同时该转入新的行动了,如“休息”或做些别的事情。与单纯的命令或禁止不同的是,带有“了2”的祈使句显然只能用于对话中,而一般告示、或作为通告之类的书面语是很少或不用“了2”的(相关论述另参看李訥, S. A. Thompson, R. M. Thompson 1994: 124)。

三

我们说“了2”的“核心意义”是“将某一事态作为一个新信息提示给对方”。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事态本身的发生或出现的时间其实与“了2”没有必然关系。金立鑫(2003)也曾说过,“时”并不是“了”的语法功能(金立鑫 2003: 38)。所谓的“新信息”当然与说话者或作者对信息的认知相关,但这种认知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它的客观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李訥, S. A. Thompson, R. M. Thompson (1994)曾经指出,“‘了’的基本交际功能是表示一种‘当前相关状态’。也就是说,‘了’表明一个事态跟某个特定的‘参照时间’在当前具有特定的联系”(李訥, S. A. Thompson, R. M. Thompson 1994: 121)。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了2”所谓的“新信息”的“新”是从何而来的。“新”必然与“当前相关”,这个“当前”可以是说话的时间,也可以是“除言语以外的另一个‘参照时间’”(同上: 121),但无论哪种情形,都表示“某一事件、状态或评论跟‘当时当地’的言语情景有关”(同上:

121)。有了这个交际功能作基础,信息才会显得“新”。也就是说,“当前相关状态”,是触发说话人头脑中认知更新的基础。只有与“当前状态”相关,说话人提示的信息才有可能为“新”。因此“赵元任先生在翻译汉语的‘了’字句的时候,常常在后面加上‘now’”(转引自刘勋宁 2002: 76)。我们可以把过去常常争论的几个例句拿来加以对比:

①9我学了两年汉语。

②0我学了两年汉语了。

②1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②2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了。

①9和②1没有句尾“了”,它们只是用来表述一个简单的过去的行为或事实,与“当前”并不相关,比如我们可以说:

②3 a 小时候,我曾经在中国学了两年汉语。

②4 a 昨天上午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

而②0和②2由于用了“了2”,而“了2”是表示“当前相关状态”的,在没有其他参照时间的情况下,它所表示的就是说话的时间,即“到目前为止,我学了两年汉语”,“到目前为止,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到目前为止”的“相关状态”当然就是一种“新”的状态。“了2”正是向听话者提示了这种“当前相关状态”的新信息,相反,如果与“当前”并非相关的话,“了2”自然也就无法出现。如以下两个句子就不成立:

②3 b* 小时候,我曾经在中国学了两年汉语了。

②4 b* 昨天上午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了。

提示“当前相关状态”的新信息,可以仅仅是将这一当前状态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即到此为止)提示给对方,如②0和②2;也可以将这种“当前相关状态”作为一个新的背景信息(尚未结束),从而传递一个在此相关背景下仍在延续的其他信息,如:

②5我学了两年汉语了,可我的汉语还不太好,我还想继续学习。

②6姐姐打了半个小时电话了,可看上去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有的时候,背景信息和相关表述可能都是说话者想要提示的新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了2”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如:

②7天黑了,我该走了。

“天黑了”是说话人意识到并要提示给听话人的新的背景信息,而“我该走了”则是说话人在这一背景信息下,提示给听话人自己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当然也是新信息。背景信息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假设,所以,“了2”也可以用在条件句中,如:

②8你如走了,我一定写信给你。(侯学超 1998 例, 490)

②9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同上, 756)

也正因为“了2”的功能在于提示新信息,所以“了2”也常常用来解释原因。如:

③⑩为什么显得陌生了呢？因为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金秀梅了。（同上，674）

前面的“了”是在确认（从后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是真的在问，而只是为了确认后面的信息），而后面的“了”在提示原因，不知道的原因当然就是新信息。

四

句尾的“了₂”是一个语气词，那么怎么来理解语气词的意义和功能呢？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建忠就曾经指出：“助字所传语气有二：曰信，曰疑。故助字有传信者，有传疑者”（马建忠《马氏文通·虚字卷之九》）。我们说“了₂”的基本功能为提示新信息，如果在陈述句中，自然就是“传信”，而用在疑问句中，则为“传疑”，即确认，也就是说，在向对方提取或确认新信息，参看例⑫，⑬。其实，语气词除了“传信”和“传疑”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传情”。当然宽泛地来讲的话，感情也是一种信息，所以“传情”也可以简单地概括在“传信”之中，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了₂”的功能，我们还是把“传情”功能单独列了出来。金立鑫 1998 和 1999 都曾试图证明感叹句句尾的“了”是一个不同于一般陈述句句尾的“了”，而是一个独立的“了₄”。而刘勋宁却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了”不应该分出去（刘勋宁 2002：75）。对此我们也有同感。在我们看来，感叹句句尾的“了”同样是“了₂”，没有必要单立，它的功能依旧是提示新信息，只不过这里所提示的新信息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感情信息。如：

③⑪艺术团里的女孩见了她，都说：“啊，太漂亮了，简直耳目一新！”（秦文君《女生贾梅全传》，38）

③⑫太贵了。

③⑬小李最聪明了。（金立鑫 1998 例，114）

③⑭你快来吃呀，我今天买的西瓜可甜了。

③⑮林晓梅说：“你连这点毅力都没有，怎么能当演员？演员拍戏，一个动作都得做无数遍，累极了。”（秦文君《女生贾梅全传》，97-98）

③⑯“嘭！嘭！”贾里恶狠狠地敲着门，“快开门。”

“不开！”贾梅恨恨地说，“烦死了！”（秦文君《女生贾梅全传》，194）

这些例句所表达的是说话者在“当时当地”的一种主观态度或情绪，它提示给对方的是目前的一种感情信息。

五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类很特殊的句子，那就是在一般的应酬话的句尾加“了”，如：

③⑰谢谢了。←→谢谢。

③⑱对不起了。←→对不起。

③⑲再见了。←→再见。

③⑳求求你了。←→求求你。

④拜托了。←→拜托。

这里的“了”是不是还是“了2”？如果是，那么它提示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信息？有人曾试图从语用的角度来对此类句子加以解释（徐雨棻 2007），认为一般的应酬句再加上“了”以后，“显性施为句的性质就会消失并且衍生出‘我已对你执行了某种行为’这种语义解释。”，另外“也会衍生出‘现在变成了某种情况’的语义解释”（徐雨棻 2007：85）。不难看出，该作者还是想把这里的“了”的语义和功能向“事态出现了变化”的解释上靠拢，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语用解释的好处在于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作者或说话人在文章中或说话时所要表示的真实意图，但问题在于，这种根据具体语言环境来作出不同分析的语用解释在教学中是很难运用的。比如，例③⑧的“对不起了”，固然可以解释为，“我已对你执行了某种行为”，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表示我现在将要对你执行某种行为，例如：

⑫他说了一句“对不起了”，然后就把我的自行车骑走了。

如果在教学中将这两种情况一起介绍给学生的话，那么必然会造成学生在理解上的混乱。其实这类语言现象我们觉得可以用典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和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来加以解释（参看沈家煊 1997a, 1997b）。按照典型范畴的理论来说，人类建立的范畴其实都是典型范畴，语法范畴是人类建立的范畴，应该也是典型范畴（沈家煊 1997a：5）。典型范畴如果与标记理论关联起来看的话，“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是无标记项，非典型成员是有标记项”（沈家煊 1997a：6）。以形容词为例，“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做定语而不是做谓语，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更倾向于做谓语”，因此“性质形容词做定语和状态形容词做谓语都是无标记的（unmarked），而性质形容词做谓语和状态形容词做定语都是有标记的（marked）”（沈家煊 1997b：242, 244）。而对这类应酬话来说，句尾不加“了”显然要比加“了”的句子更为常见、典型。因此我们可以说，句尾不加“了”的应酬话为无标记句，而句尾加“了”的应酬话则为有标记句。无标记应酬句可以表达正常的“施为”行为，口语中一般不需要在句尾加“了”；而有标记的应酬话多了一个“了”，那么这个标记“了”就必然会给人们造成一种新的感触，因为它不同寻常。例如：

⑬丁翼平：咱们还闹客气吗？拿着！拿着！（将票子塞入李的手中）我就是这么个人：

对朋友，我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

李定国：那么，我谢谢了！经理！（老舍《茶馆》）

⑭阿春：来。喝点热咖啡吧，以后恐怕你再也没有机会，喝到纽约的咖啡了。今天是圣诞节。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对不起了，我先走一步。

起明：你要走吗？（《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记录，以上两例均摘自北京大学郭锐先生的汉语语料库）

⑮他看着她们，惊讶地问：“你们要走了？我还想请你们共进午餐呢！”

“有点急、急事！”贾梅不敢久留，“再见了！”（秦文君《女生贾梅全传》，329）

⑬的“我谢谢了”，并非单纯地表示感谢，同时也是在提示对方：那么你的钱和好意我就收下了。

④的“对不起了”除了礼节性的道歉以外，同时还提示对方，自己要有某种行动，即我先走一步。
⑤的“再见了”在告别的同时，也在暗示会话就此结束，不要再与我纠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的“了”依旧是“了2”，它的“新”表面上似乎是源于结构上的不同寻常（有“了”标记），但实际上其最终的动因还在于说话者在主观上想“有所示意”，只不过这里所提示的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应酬话的新的语用信息，而这种新信息，与“当时当地”的状态密切相关，没有必要一一去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它的基本义项依旧是提示新信息。

余论

以上我们对现代汉语的句尾“了2”进行了重新阐释，我们认为“了2”的“核心意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提示新信息”。《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在解释“了2”时都只侧重于事态本身的状况，但实际上，“了2”与事态的变化什么的并无必然的关联，它只是将这种事态作为一种新的信息提示给对方而已，因此对“了2”应该侧重从信息传递和提示功能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应该说，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认识“了2”并非我们的首创，但以“提示新信息”这一核心语义功能来对“了2”加以全面概括、分析和检证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说“提示新信息”是“了2”的“核心意义”，但应该注意的是，汉语对新信息的提示并非只有使用“了2”这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这个论述不能倒过来理解：凡是“提示新信息”，就一定要用“了2”。因为汉语中还有一些用词汇或者短句的手段来对新信息加以提示的。如，“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吗”，“～～说”（“了2”可以与以上这些表达兼容，但也可以不与它们一起出现）等等。这正如汉语的“着”可以表示“持续”，但汉语普通话中表示行为动作的持续却不限于用“动词+着”这一种语法手段一样（相关论述请参看陆俭明 1998：6-10）。

以上的讨论，只是我们对“了2”的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和讨论。有关“了2”的问题，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深入探讨，如“了2”的隐现问题；“了2”与“了1”在句尾是否有重叠？句尾的“了”是否全部都是“了2”等等。今后我们将会对相关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本文在投稿后，本期主编以及论文审查的专家们先后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批评和修改意见，在此特致谢忱。

主要参考文献

- 侯学超编 1998：《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第1版
荒川清秀 2003：『一步進んだ中国語文法』、大修館書店5月初版第1刷
金立鑫 1998：试论“了”的时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9：现代汉语“了”研究中“语义第一动力”的局限，《汉语学习》第5期
2003：“S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黎天睦 1994：论“着”的核心意义，《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戴浩一 薛凤生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3月第1版

- 李 訥, S. A. Thompson, R. M. Thompson 1994: 已然体的话语理据: 汉语助词“了”, 见《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P.P.117-138, 戴浩一 薛凤生主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3月第1版
- 刘勋宁 1985: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方言》第1期, 又见该作者论文集《现代汉语研究》P.P.21-34
- 1989: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 又见该作者论文集《现代汉语研究》P.P.1-20
- 1990: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又见该作者论文集《现代汉语研究》P.P.35-48
- 1998:《现代汉语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7月第1版
- 1999: 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和句尾“了”的语法意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2000: 答友人,《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2002: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卢英顺 1993: 试论“这本书我看了三天了”的延续性问题,《汉语学习》第4期
- 吕叔湘主编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1月增订本, 2004年4月北京第13次印刷
- 吕文华 1983:“了”与句子语气的完整及其它,《语言教学与研究》
- 马建忠 1983:《马氏文通》,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梅祖麟 1981: 明代宁波话的“来”字和现代汉语的“了”字,《方言》第1期
- 杉村博文 2000:“了”の意味と用法,『中国語』3月号, 内山書店
- 2005: 否定情報の獲得と応用,『中国語学』252号, 日本中国語学会
- 2008: 事件脚本和“了2”の用法表述, CLSI-2008, 复旦大学2008, 07, 18. <http://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linguistics/%E8%AE%B2%E8%AF%BEPPT/%E6%9D%89%E6%9D%91%E5%8D%9A%E6%96%87/clsi%202008-3-le2.ppt>
- 沈开木 1987:“了2”的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沈家煊 1997a: 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997b: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4期
- 史冠新 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东方论坛》第3期
- 史锡尧 1990: 语气词“了”、“呢”的表意作用,《汉语学习》第2期
- 藤井玲子 2009: 言語研究と言語教育研究の接点——現象学のアプローチに基づいて, 日本中国語教育学会『中国語教育』第7号, P.P.127-149
- 王光全、柳英绿 2006: 同命题“了”字句,《汉语学习》第3期
- 王维贤 1991:“了”字补议,《语法研究与探索》(五),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望月圭子 2000: 汉语里的完成体,《汉语学习》第1期
- 相原茂、石田知子、户沼市子 1996:『Why?にこたえる 初めての中国語の文法書』、同学社6月25日初版発行、2004年10月25日12版発行
- 徐雨葵 2007:“了”を伴う挨拶表現の語用論的研究, 日本中国語教育学会『中国語教育』第5号, P.P.85-109
- 2009: 文末助詞“了”の用法と解釈, 日本中国語教育学会『中国語教育』第7号, P.P.169-185
- 张斌主编 2001:《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5:《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6月第5版, 2007年6月北京第369次印刷

(原稿受理2008年11月14日、最終採択2009年3月27日)

《要約》

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了”は、複雑な虚字である。本稿は現代中国語において、文末に置かれる“了2”の研究を行った。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文末の“了2”は、語義も機能も非常に複雑な語気助詞であり、現在まで“了2”に関しては膨大な研究が蓄積されている。それぞれの意見も大きく分かれているので、学習者を惑わせるものにもなっている。“了2”の用法は多いが、全てを包摂するような“核心意義”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ものもある。もし、それがあるなら、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中国語教育にとっては願ってもないことである。本稿では、文末の“了2”には“核心意義”があり、それは「何らかの事態を新しい情報として、相手に提起し、告知知らせる」とまとめられると考える。“了2”の主な機能は、新たな状況や変化の出現を表すことではない。いわゆる「新たな状況や変化の出現」は、“了2”のそのものの機能ではなく、文そのものが表す意味である。“了2”は、こうした状況や変化を新たな情報として、相手に提起し、伝えるに過ぎないのである。こうした“了2”の“核心意義”の認識を持つことで、本稿では“了2”をともなう各種の文について、さらに検証し、研究を進めた。事例から分かるように、我々のこうした認識は一貫したものであり、説明力を備え、事実に適合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解釈は、理論上の簡潔さと総括性を備えているのみならず、教育上でも大きな実用的価値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ある。